

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法施會錄影講座，今天開始錄製第三部經，我們選擇的是《阿彌陀經》。前面曾經錄過《六祖壇經》、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。《事佛吉凶經》是學佛的初階，也可以講是學佛人第一部應當讀的經典，使我們了解佛法的大意，以及修學的態度、方法；《壇經》是禪宗的根本。今天我們開始錄製這部《彌陀經》，這是淨土的根本。這三部經首先錄出來，也是大乘佛法修學最重要的典籍。尤其是在中國的佛法，我們可以這麼說法，中國佛法的特色就是在禪宗與淨土。當時考慮錄這部經，我們也想用最短的時間跟諸位做個介紹。以後想想，這是一部很重要的經典，考慮到最後我們還是不受時間的限制，總希望幫助諸位對於這個甚深經典的理解以及修學。我們決定採取藕益大師的《要解》，做為這次研習的依據。藕益大師的《要解》流通得很廣泛，最初它是被收在《淨土十要》這本書裡面，印光大師有一篇序文。《淨土十要》各個地方都可以能夠看到，就是一般寺院、佛經流通處都有，在台灣曾經翻印過很多次。這部書是修學淨土的寶典，可以說是無上的法寶，也是藕益大師一生心血的結晶。

在民國初年，圓瑛法師曾經為《要解》作了《講義》，寶靜法師也有《親聞記》，這兩部講義都寫得非常好，因為這兩位大師都是近代人，在佛法修學都有相當的成就。這兩部講義，特別是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在我們本地普遍為大家所歡迎，也是普遍為大家所愛好。這個《講義》的本子流通得很廣，我們華藏法施會也不例外，我們應大眾的要求，在去年我們也影印了大師的《要解講義》。同時我們將《彌陀經》的講義以及圓瑛法師的《勸修念佛法門》

，再加上《西方確指》，把這四樣東西合印成一冊贈送給大家。這個本子精裝本。第一篇就是《彌陀經要解講義》，第二篇是《阿彌陀經講義》，第三篇是《勸修念佛法門》，這三種都是圓瑛法師的著作。末後《西方確指》雖然是扶鸞著作成，但這個確實是菩薩講的，不同於一般的靈鬼，這裡面所說的都是非常正確的佛法，而且很合乎佛陀教導的修行方法，值得我們採取。這篇文章，印光老法師也有序文給我們介紹，所以我們將這四本書合印成一本，供養給發心修淨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諸位同修。

《要解》最初是被收在《淨土十要》，剛才我跟大家講過。《淨土十要》，我這個地方用的本子是香港翻印的本子，原本《淨土十要》，這個本子一共是有五冊。在本省所流通的《淨土十要》大多數是用這個本子翻印的，有些它是照原來這個樣子印成五冊。也有的它把五冊合訂成一本，精裝一冊，《十要》就裝訂成一冊。這個本子都很好，不管它是五冊裝也好，一冊裝也好，內容都是一樣。真正修淨土的，這部書不可不讀，特別是近代淨土宗的祖師，印光大師對這本書非常的重視。我們如果是發心修學，這可以說是淨宗必讀的經典，也是我們主修的經典。《十要》，顧名思義它裡面有十種，其實後來的大師還有很多東西附在裡面，不止十種。經只有一種，就是《阿彌陀經》，其餘多半都是論典。

經本子就是註疏我們選定之後，決心依照這個本子來給諸位講解。這個本子我們盡可能在電視畫面上，把重要的都會寫在字幕上介紹給諸位。至於經本，我們就不必像從前一樣來影印贈送了，就是這個本子流通得很廣，諸位隨時可以得到。前面兩種那是不得已，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流通得很少，一般人找不到這個本子。《壇經》雖然流通得很廣泛，曹溪原本很少見，有許多人沒有見到這個本子，我們必須要流通，要將這個本子贈送給諸位。

今天是我们第一次，第一次照理講，我們要講玄義，就是把經典的內容先給諸位做個介紹。可是我覺得在沒有講經之前，我們先把淨土的大意，給諸位做一個概略的說明。今天就提出一個題目代替玄義，「淨土科學觀」，這是過去學校裡面提出這個題目，是個專題講演的題目。

今天第一次，我就把這篇跟諸位做個介紹，首先我們要說明就是「一般的誤會」，不但是社會對我們佛法的誤會，乃至於學佛的人也免不了這種誤會。「宗門」指的是禪宗，「離言說，指心性」，禪宗所標榜的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。離言說，指心性，這是相當高的境界，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，換句話說，對宗門無從下手，這是難。「教下」，包括華嚴、天台、三論、唯識，這幾個宗派都是屬於教下，教下「多言理，少說事」。有些人誤會這些人玄談，教下玄談、清談，理說得很玄，於事無補，好像所說的都是空話。實在是很高明，不是中下根性的人所能夠體會得到的，於是乎宗門教下變成「士大夫所宗」。他們這些社會上有學問、有地位的人去學佛，總是宗門教下裡面去探討。對「淨土」就忽視了，這是產生了很大的誤會，因為淨土的經典「多說事，少說理」，大家認為這叫「老太婆教」。我在學佛的初期也有這樣的誤會，看看《彌陀經》，這沒什麼希奇！好像一看就懂，這種經還用得著講解嗎？一看就明瞭，似乎不是對知識程度高的人所說的。這種見解，這樣的觀念，都是「未解佛法根本，事理不二，法門應機，萬法一如之正覺也」。到我們學佛學了幾年之後才發現到，我們從前的確是誤會，的確對於淨土錯解了。真的不曉得淨土是佛法的根本，說理也好，說事也好，理是事之理，事是理之事，理事不二。所謂宗門、教下、淨土，乃至於八萬四千法門，乃是世尊應機而說。不管怎麼說法，總而言之，萬法一如，所謂是「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」，這才

是正覺。

何況這個法門，淨土法門在所有法門裡面，的確它是根本法門。這個意思，我們在《華嚴經》裡面看得很清楚，華嚴會上世尊是以善財童子，做為大乘修行的榜樣。善財童子在文殊菩薩會中得根本智，以後出來參學，在參學過程當中，第一位他所遇到的善知識吉祥雲比丘，《四十華嚴》所講的吉祥雲比丘，吉祥雲比丘教給他的就是念佛法門。諸位要知道，第一位善友傳授給他的法門是念佛法門；換句話說，這就是修學的基礎，修學的開始。到最後第五十三位善知識普賢菩薩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與我們這個法門相應，不但教他念佛，教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不但勸善財求生西方淨土，普賢菩薩率領華藏海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這個四十一位是指的圓教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，這叫四十一位。每位裡面菩薩的數量，都不是我們算數比喻能夠得知。這一頭一尾，這徹始徹終都是念佛法門，當中這些善知識所表現的就是所謂的八萬四千法門。由此可知，八萬四千法門都是幫助念佛法門的，而是以念佛為主修，八萬四千法門乃是助修，這正助雙修，主修就是正修。這種教學的意思，教學的方法，在華嚴會上已經很明白的表露給我們看。我們讀《華嚴》，難道還不覺悟嗎？對於這個法門還能夠說認識不清嗎？還敢說這個法門是老太婆教嗎？試想想文殊菩薩是何等人物，普賢菩薩是何等人物，都是古佛倒駕慈航，示現在等覺菩薩的地位，還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我們自己在修學到領悟到這層，才全程肯定這個法門之殊勝。

我講《彌陀經》也是不遺餘力，第一次講《彌陀經疏鈔演義》，我用了四年的時間講圓滿。第二次圖書館成立之前，在李月碧講堂，我講《疏鈔》玄義，用了七十多個小時講完。然後接著在圖書館裡面講《疏鈔演義》，大概還要半年的時間可以講圓滿。第二次

比第一次用的時間要多，講的也比第一次更為詳細，就是這個法門對於我們自己修學太重要了。將來有機會，《疏鈔演義》我們也計劃再錄影，製作錄影帶之中。

誤會消除了，我們要討論本題，本題裡面我們分為五個段落來給諸位講解。第一個大段就是「信心之建立」，《華嚴經》上說，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，這個道就是佛道，佛道的根源，信是修學佛道或修學菩薩道，或者我們這樣說，佛菩薩都是覺悟的意思，覺道，智慧之道，覺悟之道，信是它的根源。功德母，一切功德都是從信心而生的，所以信心乃是一切功德之母，母是能生的意思，能生一切功德。而這裡面最重要的要信什麼？「信有真性」，真性就是佛性，佛在經典裡面常常告訴我們，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真性就是佛性。既然有佛性，皆當作佛，所謂作佛就是做個智慧圓滿的人，覺悟圓滿的人就叫做佛，佛是智覺都圓滿。這是我們首先要相信的，而後以這個信心為修行的基礎，才能夠圓滿成佛。「信有情識」，情識是什麼？迷了之後，真性迷了就變成情識，情是感情，識是分別，在一切境界裡面起了分別心。信一切事，信一切理，一切事有沒有？當然有。因為有理，有理必有事，有事必定有個理。如果合前面來講，真性是理，情識是事，信這個字非常的重要。

然而「信有智信、有迷信」，佛法裡面取的是智信，不要迷信。今天我們講信佛，這個信究竟是智還是迷？我們要把它分清楚。如果信要是迷信，那沒有什麼大作用，為什麼？迷信不能夠解決問題。解決問題一定要智信，所以佛法常說的叫正信，正信就是智信。因此佛法裡面講的信，的確不同於宗教所說的信，一般信仰宗教的人，他信上帝也好，信神也好，他那種信的確是迷信。我們也可以說它不許可智信，因為智信你要去研究，要去追根究柢把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這才能夠相信它。如果宗教，你要把它的根底搞清

楚了，那你就不信了。佛法則不然，佛法需要你把事實真相全都搞清楚，你的信心就建立了。所以佛法不要迷信，不教人迷信，它教人是破迷開悟，它教人要成就智慧。唯有智慧才能夠破除迷惑，才能夠相信宇宙人生事實的真相。

這樣子我們現前智慧沒有開，我們今天接受佛陀的教育，對佛教產生了信仰，當然這個信仰在初期是不成熟的，所以初期的信仰叫強信，勉強的信。為什麼？因為這裡頭不是完全迷信，它是有條件的。諸佛菩薩是正人君子，是聖人、是賢人，我們相信他的人格，他不欺騙我們，他的言行決定不是虛偽的，沒有誇張的。像佛在《金剛經》裡面所說的，「如來是真語者，實語者，如語者，不誑語者，不異語者」，我們相信這個。佛的基本戒條裡面五戒，不妄語，佛教我們不妄語，他自己當然沒有一句假話，我們是基於這個觀點來信仰。可是信了以後，佛要我們去研究、去理解，可見得佛並不迷信。佛不會說我這麼說，你就這麼信，佛沒有說過這個話，這種態度太武斷了，那是迷信。佛講我說的這些，你們去證實，這是智信；到你證實了，你就完全了解，這個時候的信才叫做真信。

諸位看表解，「智信」是講的「明心見性，統系學問」，就是有系統的學問，這是屬於智信。明心見性，這是智信的最高境界；統系學問是智信的開端，我們現在研究佛學，佛學它有體系，它有很精密的結構組織。這個學問是屬於有系統的，統系的學問，我們今天稱之為科學。迷信恰恰與這個相反，「未究其理」就相信它，對於它所以然的道理，莫名其妙他就相信，因此這種信免不了偏見，是不正確的見解。「陋執」，執是執著，淺陋的執著。在古今求學的態度上，古人是尊重聖賢，在佛法裡面尊重佛菩薩，尊重歷代的祖師大德，他們所說的當然是有道理。為什麼？人家是有修有證，他們是過來人，所以初學的人不敢違背，這是個指路的人。世間

法裡面，在我們中國，沒有一個人不尊重孔子、孟子，孔子是聖人，孟子是賢人，他們也是有修有證，過來人。

今天這個時代，科學昌明，於是乎大家不尊重聖賢。對聖賢的話，聖賢所講的理論，教給我們做人做事的態度、方法，現代人用科學的精神，科學的方法來觀察，來批評，甚至於說來批判。所以今日之下崇尚科學，古時候崇尚聖賢，在修學態度上，的確有了很大的轉變。這種轉變對我們來講是有利還是有害？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，值得我們去思考的。尊重聖賢這個辦法流行了幾千年，這幾千年當中成就的人確實不少，特別是在佛門。現在我們把這個態度、觀點轉變了，完全以科學的眼光來看，試問問，會不會有像從前那麼殊勝的成就？這是個很嚴重的大問題，是我們必須要認真的、冷靜的來探討，不能有成見，我們才能夠看出這兩者利害的真相。

我們再看底下這段，這是講到信佛教，首先我們做個簡單的解釋，「信佛教是信仰佛陀教育的目的、理論、方法」，這叫信佛教。為什麼要這樣說明？怕的是諸位誤會，信佛教，把佛教看成一般宗教，這種信佛教是迷信。不曉得信佛教這三個字是講信仰佛陀教育的目的、理論、方法。在這個地方給諸位做個簡單的說明，佛教，佛是指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在我們中國稱作聖人。「聖賢被下之言行」，這個被就是加披（或者有人念加被，實際上應當念加披），也就是俗話說的保佑。佑當作助講，幫助，聖賢幫助後一代的人，這個下就是下一代，幫助後一代的言語、行為，他的言語行為是指導我們修行的原理原則。教是「超凡入聖之軌範」，他走的這條路是一條標準的道路，軌範的道路，教就是這個意思，言行軌範，聖賢是超凡入聖的。諸位要真正懂得這個意思，你想想，佛陀的教學我們要不要接受？如果是宗教的確可以學，可以不學；如果是教育這就不能不學了。世間人說你沒有受過教育，你聽到難不難

過？如果說某人他不信宗教，你聽到並不難過，也許很得意。為什麼？表示你不迷信。如果你說沒受過教育，這心裡會很難過，沒有受過教育是野蠻人，是愚痴之人。特別是佛陀的教育，佛陀的教育是正覺的教育，是理智的教育，是大覺的教育，要是沒有去接受，的確是不應當的，不應該的。所以，信仰宗教與信仰佛陀教育並沒有衝突，無論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接受佛陀教育，修學佛陀教育，這是應該的。

佛教的理論方法，在這個內容裡面，「內容三藏」，藏是庫藏的意思，像倉庫。佛經傳到中國來之後分為三大類，稱之為三藏經典，「經藏、律藏、論藏」，分為這三大類。在前清康熙、乾隆所編輯的《四庫全書》，《四庫全書》就是從三藏那個地方所啟發的。將我們中國所有的這些書分為四大類，就經史子集四藏。佛經的三藏在前，《四庫全書》在後，所以《四庫》是模仿三藏的形式來編的。佛經裡面三藏的經藏，經是定學，在這個地方特別跟諸位介紹的，經律論沒有辦法很嚴謹的把它分開，為什麼？佛當年講經說法，並沒有一定的法則，因此，每次所說的戒定慧統統都具足，換句話說，都有。現在這個經律論如何來分？只看這部經典這三個意思哪個佔得多，在篇幅上佔得重。譬如說這本經書裡面，講定的事情佔的篇幅多，我們就把它編在經裡頭；講戒律的篇幅佔得多，把它歸到律藏；慧的分量佔得多，就把它歸在論藏。其實一部書裡頭，往往戒定慧它統統都有，只能夠看這次講演偏重在哪方面來分類。所以講諸經，經裡頭也有說戒，也有說慧的，譬如說《楞嚴經》，四種清淨明誨就是講戒律，阿難與富樓那尊者跟釋迦牟尼佛討論的都屬於慧學，但是它總是以楞嚴大定為主，因此把它編在經藏裡面。諸如這種情形太多了。佛法的根本學問就是戒定慧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這是佛學，就是覺悟之學，智慧之學。在我們中國古



人教學裡頭，也提出了三個綱領，就是「智仁勇」，與佛法「戒定慧」的確是有相應之處。也許正如古人所說，「英雄所見，大略相同」，這是不謀而合的。

佛法的教學，是以經、以論來印證我們的知見，就是我們的常識、我們的見解是不是正確？有沒有錯誤？拿經與論做標準來印證。初學的人以這個為修學知見的標準，到你自己證果的時候，拿這個來對照一下，來印證一下，我們知見對不對。為什麼？凡是達到智慧圓滿的人，他的知見一定相同的。所謂是「英雄所見，大略相同」，因為英雄還不一定成就圓滿的智慧，所以說大略相同；而佛與佛是圓滿的智慧，所謂說佛佛道同，他的知見一定相同，因此經論可以給我們做印證。而戒律則是修正我們行為上，行持、行為的標準，我們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都要以戒律來做為標準。戒律裡頭有小乘戒、有大乘戒，小乘戒律，就是我們自律的生活規範；而大乘戒律，則是我們入眾的生活規範。由此可知，生活規範是很重要的，這是世間的秩序；如果我們失去了規範，這個世界就亂了。佛家的戒律跟儒家的禮，它的精神、它的用意完全相同，有禮，人就安了，身心安穩；無禮，身心就危險，社會就不安定。學佛也是如此，大家都遵守戒律，每個人身心安穩，身安則道隆才能入道。

如果身心不能夠安穩，諸位想想，禪定從哪裡得到的，沒有定，智慧怎麼能夠現前。所以佛法教學的內容不外乎戒定慧三學，從初發心一直到無上道，初發心是我們初學，無上道是成佛，絕沒有違背戒律的。因為戒律這是正行，正確的行為，是從定慧當中自然顯露的，因此它是屬於性德。修德與性德相應，不是佛菩薩製作的，不是他的意思，不是佛菩薩要規範我們，不是的。這是一切人的天性，我們今天覺得，我們自己的思想行為與戒律相違背，那是我們失去了天性，迷失了本性。本性裡面的行為就是戒律，因此戒律

我們焉能夠不守？守戒律就是恢復我們的本性。

佛法修學的目的又是什麼？這是很重要，我們要曉得佛法修學的目的所在，從「正信」開始，及至正確的理解，可見這個信就不是迷信；如果只叫你相信，不叫你去理解，這個信是迷信。信了之後一定要去研究，要去理解它，這個信是「正解」，正解就是正信。事理都正確的明瞭了，你的行為自然就正了，所以行也正。最終的目標是「正覺」，正覺是講成佛，成佛就是成正覺。我們講信是信這個，正信是信自己有佛性，信自己知見、行持，與十方諸佛本來無二無別。解的是經律論，信的是經律論，行的是戒定慧、是智仁勇，這樣才能夠成就大智、大覺，這是我們講到信的一點意思。

第二段要跟諸位說明，「佛陀教育之修學」，佛陀教育的修學以今天的觀點來看，確實屬於「科學方法」，前面講它是統系的學問。因為它修學的精神著重在「慧解」，智慧正確的理解；「破迷啟悟」，啟是開啟，打破迷惑，大徹大悟。釋迦牟尼佛鼓勵這些學佛的，就是修學這個教育的這些人，要立定志願「取大道」，大道就是前面所講正信、正解、正行、正覺之道，成佛之道。如是的理解，如是的發心，而後起行，「踐行」，踐是實踐，行是行為，我們要去做到。解了以後我們要行，解是知見，知行合一，行解相應。怎麼去行？「師法佛祖」，佛是我們的根本老師，釋迦牟尼佛；祖是代代承傳這個教育的大師，這些人都是我們的榜樣。我們看他怎麼自己修行，他們是如何教化眾生的，我們要學「自行化他」。自行化他的榜樣，一切大小乘經典裡面都有，不但是《華嚴》裡面具足佛祖自行化他的榜樣，我們這本《彌陀經》裡面也說得詳細。希望諸位在這些地方要特別留意，要好好的學習。

還有一點這很重要，修學的態度，我們修學成敗的樞紐就在這個地方。記得在十幾年前，我初到台北來講經，有不少的同修來請

教，希望我教給他們講經的方法。我當時告訴他們，學佛是態度重於方法，方法在整個修學過程當中，實在說充其量只佔百分之十；而態度是成敗關鍵，它要佔百分之九十。由此可知，這個求學的態度是成敗之樞紐，決定我們修學的成功與失敗，良好的態度自然產生良好的方法。諸位如果一味只求方法，不明瞭修學態度，這是迷失了方向，很難談得上成就。

在方法裡面，第一條「至誠感通」，這是我過去求學，老師教給我。因為老師問我的志願，我的願望是希望能夠像歷代的祖師大德弘法利生。老師點點頭，而後告訴我，這樁事情不容易，因為弘法利生必須要通達佛法，就是三藏經典。諸位想想，中文所翻譯的經典，當時《大正藏》的書本，在台灣影印流通，這部《正藏》所收集的九千零六卷，有這樣多的分量。一個人一生去研修，能不能通達都不敢說。可是如果你只通達佛法，而不能夠通達世間法，還是枉然；換句話說，世間法也得要通達。世間法，外國的學術我們暫時不談，以我們中國的學術做個比喻，《四庫全書》這個分量，大大的超過了《大藏經》。這些年來蔡念生老居士們，幾個人編輯的《中華大藏經》，所收集的經典已經有好幾萬卷了。

諸位想想，世出世間都要通達才能夠弘法利生，這些典籍等於說這些教科書，是不是我們一生當中能夠念得完的？因此老師就告訴我，不通達無法擔當弘法利生的責任，通達又不是一生時間能夠做得到的，這個事情難！我們應當怎麼辦？所以老師講，如果要通達世出世間法，唯一的辦法就是誠。不僅僅是要誠，要誠到極處，至誠，這就是求感應，要求感應才能夠通達。我們俗話講，求佛菩薩保佑，感應就是保佑；沒有佛菩薩神力加持，沒有佛菩薩真正保佑，沒有辦法通達的。

你求佛菩薩保佑怎麼個求法？以誠敬來求，正是印祖所說的，

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二分誠敬得二分利益」，你有十分誠敬當然得十分利益，所以老師教給我至誠感通。我在此地不敢自己據有，今天在這個地方貢獻給諸位，這是態度裡面比什麼都重要。通是通達世出世間法，這是要求感應的，就是求佛菩薩保佑的，求的方法是用至誠心。至誠心就是直心，菩提心裡面直心，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裡面，佛說的「至誠心、深心、迴向發願心」，這是比什麼都可貴的，比什麼都重要。這是態度裡頭大根大本，實際上這四個字，最重要就是這兩個字，至誠，他自然就感通了。另一個就是助緣，就是師友，這是一個修學人決定不能缺少的，你要以禮去事師，要以禮去親友，友是同志，師是我們的老師，有老師、有同學。而這個同學乃是同志，志趣完全相投的同學，老師指導我們，同學幫助我們，互相在一起切磋琢磨，我們才会有成就。老師教導也是相當不容易，也是很難，古人親近一個老師，老師確實負責任來指導。

佛法跟世間法不一樣，老子有句話說，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」，這就說明世間的學問，為學是求學，你的學術、知識是要一天一天增長，這是有進步，你有成就。可是修道就完全不同，修道是要日損，損就是一天一天減少，減少的什麼？知見減少，煩惱減少。老子這兩句話，與佛法所講的根本原理完全相同，佛法在原理上講，斷煩惱障，斷所知障，豈不是完全相同！所以為道是要日損。一個善知識，一個好老師來教導，他不希望學生天天增長知見，每天讀經、聽經，他知道了很多事，這就壞了。為什麼？如果他要是讀這些經，讀這些理論，讀這些方法，他都記住，一天一天的腦子裡面道理多了，方法多了，在世間法講好事，在佛法裡講壞事。這正是清涼大師所說的「增長邪見」，哪有什麼好事？佛法的修學天天給你講經說法，讀誦大乘經典，目的在哪裡？目的是要斷你

的知見，修學佛法難處就難在此地，它是要斷知見的。它是要在讀誦、聽經達到個什麼目的？達到像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達到這個目的。我們本經所提的目的，達到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就是本來無一物。那你要是增長許多知見，你怎麼能達到一心？這樁事情我們在《壇經》裡面，看到智常禪師所提出來的問題，請教六祖，就恍然大悟，才真正明瞭佛「無法可說」。

我在講席當中告訴大眾說，你聽經，天天聽經，不是不聽，天天聽經沒有聽得一個字，你就開悟了；天天看經，沒有看著一個字。天天聽、天天看，自己得的是一心不亂，得的是本來無一物，你開悟了。佛法的講演，釋迦牟尼佛講經，佛祖講經，教你去讀誦大乘經典，這個語言文字是什麼東西？是一把掃把，把你心裡面無明、邪見，把它掃得乾乾淨淨。你們看《金剛經》，佛一面說一面否定，把你掃得乾乾淨淨，破無明、破邪見，你才能夠得到佛法的受用。諸位要明瞭，如果有這樣個好老師來指點你，這是明師，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講的明師，是真正善知識。如果他要是教你，這個東西要記住，這很重要，不要忘掉，你要記得多！將來你講的時候才有材料。跟諸位說，那叫邪見，為什麼？增長知見。

或者有老師講，這個修行要得定，這個東西最好統統不要，也不要聽，也不要看，把見聞覺知統統堵塞起來，你天天在那邊打坐就行了。這個辦法增長無明，什麼東西一無所知，這不行；真正佛法又要了了分明，又要沒有執著，這是佛法。《般若經》裡面所謂的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」，《金剛經》講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這是佛法，這才是正覺。它的確是遠離無明，遠離知見，中國禪宗達摩祖師傳來的，所標榜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」，原理就在此地。不立文字，禪宗文字比哪一宗都多，可見得它要不要文字？要文字，文字是工具，它不執著文字就是不立文字。我們天天念經

，不執著文字，天天念，愈念心愈清淨，愈念愈沒有妄想，愈念愈是大徹大悟，這是善知識，這是真正的好老師。

我們能夠得這樣的老師來指導我們，來幫助我們，在佛法上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所以信這條裡面我們信佛，信我們的根本老師。信法，佛所教給我們的方法、理論是正確的，我們不要懷疑。信善知識，我們認識這個善知識，好老師我們相信他，他指給我們的路是正確的，他教給我們的方法是正確的。我們依照這個路，依照這個方法來修學，我們一定有所成就，這個成就得清淨心。這都是修學基本的態度，我們在佛法修學上，我們應該如何做個好學生，自己具足好學生的條件，你必定會遇到好老師；自己要是沒有具備好學生的條件，縱然遇到真正的善知識，好老師，你也會當面錯過。在他會下沒有成就，那是多麼可惜，因此這個「事師親友」關係就太大了。

因為老師有老師的尊嚴，不能常常跟老師聊天，不能跟老師開玩笑，有許多的疑難不是重要的在老師面前不敢提起，老師有尊嚴。這就需要同學，同學在一起互相切磋琢磨，可以在一起抬槓，可以在一起辯論得面紅耳赤，沒有關係。同學！彼此不服氣，可是辯論完了之後，回去再想一想，某人說的話是有道理；實在不服氣，想不通，問老師，請老師做最後決定。所以在修學過程當中，同學幫忙，那個幫助的力量確實不亞於老師。師與友對於我們的幫助，對於我們的恩德，都是十分之厚。這是在態度上，我們必須要具備的，就是要懂得的。

底下講「善財典型」，《華嚴經》裡面善財童子，他給我們做了個模範，做了個示範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不曉得怎麼個修學，也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態度，什麼樣的禮節，什麼樣的言語，什麼樣的方式來承事老師，善財都做出個樣子給我們看。這從前方東美先生對

於《華嚴經》的讚歎，他老人家說，不但經典裡面有非常好的理論、方法，而且善財童子還表演給我們看，這個書實在是太圓滿了，帶表演的。真正是一部非常完美的智慧的教學，他認為是最理想，最好的教科書，就是《華嚴經》。

在修學上面來說，前面也說過，離不開戒定慧，這是佛法根本的學問，三學。初期是以三學為根本，到後來則是以三慧為主修的，到什麼時候才以三慧為主修？到慧成就了，戒定開了智慧。以我們本經來說，因戒生定，這個初級的定是功夫成片，中級的定是事一心不亂，高級的定是理一心不亂。必須在高級定裡面，慧發生了，就是說理一心不亂而後開慧了。明心見性，大徹大悟，與禪宗裡頭的明心見性沒有兩樣，事一心不亂，到這個時候，是以聞思修三慧為修學的主要的科目，所以說「初三學，後三慧」，這就是小乘。可以說是人天、小乘、權教菩薩都是三學；到大乘實教的菩薩，三慧以本經來說，就是事一心以前是三學，理一心是後，這是依三慧。「終大覺」，終極的成佛，成就大覺。

在佛法的修學跟世間法也不相同，它在方法上有「行布、圓融」，所謂行布就是次第，按部就班的有順序，有個程序；圓融是頓超，不要按次序，這是講圓融。這兩種在大乘法裡頭，可以同時的修學，譬如說「生活教育以戒」，儒家這是以「禮」，這是生活教育。私生活小乘戒，大眾在一塊團體生活，菩薩戒；比丘戒是私生活的生活規範，菩薩戒是團體生活的生活規範。像我們今天政府所訂的國民須知，就是一種生活規範。在「心理教育」上講求的是定學，儒家講靜，講靜定；在「精神教育」上，佛法講慧，戒定慧，儒家講智。它這個教學可以說對我們整個無論在精神，無論在生活講，它全都顧到了。這裡頭有次第也有圓融，實際上生活來講，按照我們年齡，按照我們的程度，按照我們的環境，是有次第來教

學的。

同時它又講求圓融，譬如在教學方式上來說，中國古代的小學，是從兒童七歲，我們《禮記》裡頭所記載的就外傅，七歲就外傅。中國從前的家庭，是大家庭制度，不像現在的小家庭，是大家庭的組織。所以每個家都是幾代同堂，差不多都是三代、四代，甚至於五代同堂，這是個大家庭，人口一般都是幾十人到一百多人。諸位看小說，看《紅樓夢》，那就是中國一個模範的家庭，《紅樓夢》這一家上上下下有一百多人。所以它這個家庭，房屋的建築是有內、有外，眷屬女人、小孩都在內，像客堂上招待外賓的，招待外客的，外客不進到裡面。除非是自己的親戚，至親好友才能夠接見，內眷可以接見至親好友，一般都是不接見的。小孩到七歲就不跟母親，他就要到外面來，外面客堂、廂房，這些地方一般都是請老師來教學。從前的教學私塾制度，每個家裡請個好老師，聘請一個老師在家裡教自己的子弟。所以就外傅，傅是師傅，就是老師，不跟母親，跟老師。所以學生要跟老師生活在一起，接受生活教育，七歲的時候要接受生活教育。生活教育學什麼？學待人接物、學禮節、學說話，這種構想也是遵照孔夫子的教學。

孔子教學四科，第一科德行，德行就是禮貌，就是道德教育，做人的教育，我們應該如何去敬重父母，如何去尊敬長輩，教禮節，教灑掃應對，教這些。換句話說，要侍候老師，實際的生活教育，他不是跟你講解的，要你做到的。尊師重道，老師喝茶，學生給他端茶來；老師要吃什麼東西，學生要給他做。年歲大一點的學生，老師出門，他要給他駕車，是實際上要做到的。因為你能夠侍奉老師，能夠服侍老師，你將來畢業之後回到家裡，你才能夠服侍父母。這是屬於生活教育，就是禮的教育，戒的教育，這就是此地按照你年齡，按照你的聰明智慧來教導。



其次，還有一種圓融的教育，就是背誦經典，我們曉得童年記憶力是最好的時候，黃金時代。所以這個時候老師要督促學生，這叫蒙學，就是小學，教他背書。聰明的小孩一遍就可以背了，當然老師教學，也看這個學生的天賦，很聰明的小孩，一天可以背一千字，這是我們稱為是天才兒童，那很少的。一般中等的天賦，大概是五百字到七百字，能夠背這麼多；五百字以下的，這都是聰明才智比較低一點，或者背三百字，或者背兩百字，按照這個進度教他背誦。可是背誦要不吃力，譬如這個學生他聰明才智高的，他一遍就會背。譬如說給他七百字的文章，他念一遍就會背，老師就增加，把他增加到一千字。他要背個五遍到十遍，就能夠背得出來，這就是他的程度，他有這種能力，就是十遍他能夠承受。十遍背不出來，這字數要減少，為什麼？不是他能力負擔得了的，所以減少，這就是背的長短是每個學生不一樣的。

他十遍能夠背出來，老師要督促他，就背遍數，在一般講總是一百遍以上，叫他念，要背上一百遍以上。天賦高的背個一百遍，差不多可以了，他能夠記得住；程度要是差一點的，根性要是愚一點、笨一點的，要背兩百遍，遍數要加一倍。為什麼要背這麼多遍數？諸位要曉得，這個遍數背下來熟透了，他將來一生都不會忘記。台中李老師，諸位曉得他今年九十三歲，他寫文章不要去找參考資料，引經據典，隨手拈來，他為什麼記得那麼多？他什麼時候念的？小孩時候念的。所以他一生都不會忘掉，這是我們中國古時候的教學法。

四書五經、諸子百家把它挑選出來，精采的、重要的，大概都在十二、三歲以前全部把它背完。諸位要曉得，就是背一百遍到兩百遍背完，這個階段裡面所背的這些經書，沒有講解的，不會告訴你這個怎麼講法，這裡頭什麼道理，不講，只教你背，就是把東西

背熟。諸位要曉得，這裡頭有很深的意思，這是訓練什麼？訓練根本智。為什麼？他要不背書，那個小頭腦也會胡思亂想，也會增長邪見。你們不相信，你看看現在這些兒童，他的小頭腦裡頭他想些什麼？一樣的。他要背那麼多書，一天到晚他要背、他要記，他就沒有妄念。所以背書這個方法就是戒定慧一次完成，是圓融的，它不是屬於行布的，不是屬於次第的。

戒律的精神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諸位想想，他一心一意在那邊背書，他什麼妄想都沒有，當然就諸惡莫作了。經書是聖人的言教，智慧的結晶，念這個東西，背這個東西，豈不是眾善奉行。你看戒律有了，背書裡頭有了戒律；背書要專心，專心就是修定，所以你專心背書，定學有了；背書從頭到尾一個字不錯，一句不顛倒，這就叫做慧學。所以背書它的目的，你說是東西完全記得，那是第二個目標，第一個目標裡面成就戒定慧，是一次完成，這個方法妙絕了。這是根本智的修學法，而且是一次完成的修學法。根本智有了之後，再求後得智，他小學念完之後，到了十三、四歲，所有的書統統都背完，這個時候怎麼樣？出去參學。哪個地方有有學問的人(大儒)他講的東西講得非常好，到那裡去聽，到那裡去聽怎麼樣？不必帶書。

老師講課決定不用課本，為什麼？老師從小也是背得滾瓜爛熟，學生去聽課也不帶書；你要是帶書去人家笑話你，你沒資格來聽，不帶書的。所以這個教學樂，老師帶著這些學生，做了好酒、好茶、好菜，叫學生挑著擔子，到野外去旅行。哪個地方風景好，席地而坐，鋪起來有吃的、有說、有笑，講經論當中的道理，讀書真樂！老師一高興出遠門去玩，郊遊去了，玩了二、三個月回來，回來怎麼樣？大家畢業了。一路走著，一路玩著，一路來把經論道理統統發揮完，這樣的教學法。這種教學的藝術，今天全世界可以說

除了中國有，其他的國家沒有。教學的藝術！教學在哪裡？在詩情畫意之中，中國人的確懂得享受，在教學裡面叫你身心領會到真善美的境界，這是我們中國古人的教學。現在我們看不到，這樣美好的教學方法，現在失掉了。

在佛法裡面過去也是這個辦法，諸位學佛一定會聽到，從前學佛五年學戒。這五年學戒學什麼？就是五年的生活教育，小學教育，跟世間這個小學教育一樣，但是年齡不一樣。因為從前世間小學教育，年齡是七歲到十二、三歲，是這個年齡。佛門裡面出家，有十幾歲、二十幾歲，大多數世間教育都有相當的基礎。這個時候入佛門五年學戒，就是五年的生活教育，就小學教育，這五年當中寺院裡面有講堂，他沒有資格聽講；有念佛堂、有禪堂，他沒有資格進去修學。那他怎麼辦？這五年當中就是侍候大眾，照顧大眾，等於說做大眾的侍者，要侍候老師，要侍候學長，他修學的是生活教育。除了生活教育之外，還有一個也是小學教育很重視的，要背誦經論，這個經律論三藏經典，你自己發心所主修的那些經論要背誦，不但經論要背誦，甚至於有很多重要的註解要背誦。譬如說天台宗，天台宗一定要背天台三大部，這是它的根本教典，三大部就是《法華經》，不但背經，背註解。《法華玄義釋籤》，這是《法華經》註解，智者大師所講的，要背誦。《法華文句記》，《法華經》的註解，這是第二部；第三部是《摩訶止觀》，那是他們的修行方法。這個三大部是它的根本經典，一定要背誦，都在這五年當中完成。所以佛法裡面的五年學戒，跟我們世間法的小學意思完全相同，也是著重在生活教育，著重在戒定慧一次完成。由此可知，古人這個教學真是費盡了心思，力求盡善盡美。

這五年基礎奠定下來之後，根本智得到了，這才有資格去修學，有資格進講堂聽經，進念佛堂或者禪堂裡面去修學，才有資格。

我們今日之下，有很多不管是在家、出家，學了很多年，一無所成，原因在哪裡？沒有基礎教育，沒有根本的修學，一直學到老前途還是一片黑暗，一片渺茫。因此我在此地特別提示出來，諸位要認真，要好好的想一想，修學態度方法，古今比較，哪一種對我們真正有利，我們如何來抉擇，來選擇，這是我們應當關心，因為與我們自己修學關係太大，太密切了。

底下也是講學習精神之所在，我們應當要注意到的，就是「多聞闕疑」，這是求學的態度。「明理除疑」，孔子教我們也是如此，多聞，有疑沒有關係，打個問號放在那邊，准許我們懷疑。你所疑的那個地方，暫時放在那個地方沒有關係，你慢慢再求答案。明理要除疑，到實證就可以斷疑，斷疑生信，這是求學非常好的態度。所以有許多疑問，理太深了，不是幾句話能夠講得出來的，甚至於根本就是言語沒有辦法解決的。我們怎麼辦？疑一定有，把這個疑問暫時擱在一邊，這就叫闕疑，不要急著去求答案。為什麼？因為自己的功夫不到；換句話說，你要解答這個答案條件不具足。條件不具足，換句話說，根本不可能來解決這個答案。譬如我們講到阿賴耶的三細相，你要能夠見到它，要能證實它，佛跟我們講八地菩薩才能見到。我們現在初學，我們一定要見到三細相，那不可能的事情；一定要想明瞭三細相，也不可能的事情。佛怎麼說，說得再清楚，我們還是一樣的不懂，為什麼？程度不到。我們應當怎麼個學法？我們應當退回來，按部就班來，譬如說這個問題在大學、研究所才能夠解答的，而我們今天的程度只是小學程度。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問題擺著，留著等到我們念到大學、研究所再來討論，再去解答。現在我們還是由小學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學，我們按部就班的來學習，這是求學正當的態度。

宇宙人生的奧祕，全世界古今中外的那些學者，哲學家、科學

家、宗教家都在那裡探討，用盡了心思，絞盡了腦汁，有沒有答案？依然沒有答案。各說各話，不能叫我們心服口服，我們怎麼不疑惑？可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、真理，佛法裡全都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和盤托出。雖然和盤托出，我們肉眼凡夫不識貨，就好像珠寶一樣，人家把真正的珠寶，最名貴的珠寶，無價之寶，擺在你面前，我們怎麼樣？看到了金剛鑽以為是玻璃球，不值錢。把金剛鑽當成玻璃球，不識貨；把黃金當作黃銅，這不識貨。不是佛沒有給我們，給我們不認識。到你哪天有慧眼能夠辨別，能夠識貨，一看佛菩薩的確不吝嗇，的確是好，早就擺出來給我們看，這時候自己有受用。

如何能叫我們這個不識貨，變成識貨的？經論裡面有許多善巧方便的法門來教導我們。把我們的煩惱天天減輕，智慧天天增長，境界天天提升，這是佛法的教學，這是佛菩薩對我們的恩德。所以佛菩薩的善巧方便真正是達到了無以復加，拿近代的一句話來說，時髦的話來說，達到最圓滿、最究竟的藝術化，它不是一個呆呆板板，活活潑潑圓滿究竟的藝術。這種最高藝術的教學，必須要我們自己具備良好修學的態度，我們才能夠見得到，才能夠感受到，才能夠接受過來，成為自己的東西。所以在修學上來講，不但講是科學的方法，佛法這個教學、修學是最科學，最真實的方法，而且可以說是最圓滿，最究竟的藝術化。不僅是科學，而且超越了科學，連科學都達不到。這樣的美滿，如此的充實，如果我們是當面錯過，豈不可惜嗎？

諸位也許要問，佛法眾多經典，無量法門裡面，哪部經典、哪個法門是一切經、一切法門裡面第一？我告訴諸位，第一就是小本《彌陀經》。我們今天跟諸位在一起來研究，來探討的這部經典，我說這個話不過分，但是我說這個話，很難叫人相信。不但是你難

相信，連經本裡頭講，這個經難信之法，所以要偏勞十方諸佛來給你做證明。十方諸佛來給你做證明，你還未必相信，真正是難信之法。絕不是說我修淨土法門，我有偏見，我特別來讚歎這個法門，不是的。我跟諸位說的句句是誠實言，句句是老實話，絕不敢違背佛經，絕不敢違背祖師，而是說的千真萬確的真實語。這個講題到這個地方，我們時間快到了，而給諸位介紹的，我們是五個大段，甲乙丙丁戊五個大段，只跟諸位介紹了兩段。底下一半勢必要下一次我們再講，今天我就講到此地。